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野姑菜新花

黃亞洲 著



YEGUNIANG MOLIHUA

PDG

序

方 文

乡村的剧烈变化，我们大家都感受得到。太阳从田野上走过，每天下山的时候，都会发现这块土地又有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变化。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面貌的显著改变，首先就是从农村开始的。

这种变化还在持续。

不能不关注乡村。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十多年前的，还是三四年前的，还是当前的，都值得人们反复思索和咀嚼。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关注乡村。

这种关注是全方位的。那里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体制，那里的人物，那里的朴素而又微妙的人际关系，那里的正在悄悄改变的或者始终难以改变的价值观念，都引起了作家艺术家的激动。

作为一名广播电视工作者，我充分理解这种激动，并且相信这种激动，也能引起屏幕前的观众的相当大的共鸣。

我与黄亚洲同志一谈，他果然同感。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

我们谈到，我们在荧屏上已经看见了相当一批这样的剧作，而且不乏好作品。

我们同时谈到，我们的荧屏还必须继续展现乡村，展现那里的人和事，特别是浙江乡村。浙江农村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新鲜事儿很多，新鲜经验很多，新鲜人物也很多，作家和电视艺术家如果忽视那儿是很不公道的。

于是就有了这部电视连续剧本《野姑娘茉莉花》。

亚洲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昔日的农村熟悉，所以对当前乡村变化的翻天覆地，感触也特别深刻。我们谈到了一些人物。尤其是茉莉花这个形象，我们寄寓了特别的钟爱。

就性格而言，茉莉花有“当代李双双”的影子。然而从价值观念

看，与当年的李双双则是截然不同的了。她的信念是明确的，很有光彩。她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这条路，可以说，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缩影。这条路是有些儿“野”的，是很不平坦很不容易的，但是极有前途。

精心塑造茉莉花的形象，也就是精心塑造跋涉者的形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剧中有五个年轻女性：茉莉花、杜鹃花、水莲花、任玉艳、夏丽娜，可以说是“五朵金花”。五个女性都在走她们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生活追求。我相信，读者和观众对她们都会发生兴趣，并且有所思考。

中国的乡村还在变化。太阳东起西落，我们脚下的土地每天都还在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如果有更多的作家愿意投身和体验火热的乡村生活，我们是很高兴的。

土地很大，屏幕很小，但是，我们要努力包容。

这种努力是一种责任。我盼望在小小的屏幕上，能够充分展示广阔无垠的当代乡村生活，而且，展示得很有份量很有光彩！

第一集

笑声阵阵的某女大学生寝室(晚)

一只精美的生日蛋糕占据了整个画面。

字幕：浙江农业大学。一九八八年初夏。

在姑娘们“祝你生日快乐”的欢快歌声之中，五颜六色的小蜡烛一支接一支插入蛋糕。

燃烧的火柴伸进画面，小蜡烛依次点燃，一共二十三支红红的火苗。

一阵快乐得近似疯狂的大笑：“啊哈哈！都要我来吹？三步路以外？要死啦，存心捉弄我生日皇后呀？好好好你们靠边，我吹我吹！”

开始吹蜡烛：呼！呼！呼！

旁白：“野姑娘真是野姑娘！就凭这阵笑声，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本片主人公韩茉莉那种奔放不羁的性格。其实，同学们奉送她这个雅号的时候，还并不知道，在乡下，村里人老早就喊她野姑娘了！”

呼！呼！呼！

还有七八支小蜡烛坚持着发亮。

茉莉跨前两步，将七八支蜡烛一把拔出，高高举起，爽快地宣布：“我不愿意生命之火全灭掉！”

姑娘们惊讶：“这是规矩！”

茉莉作高举火炬的伟人状：“我是丹柯！我要照亮众人！”

同学们乐得嘻哈一片。

茉莉唱着进行曲，竟然高举蜡烛，昂首阔步走出门去。

姑娘们惊诧：“哪里去，生日皇后？”

寝楼外的草坪

一位戴黑框眼镜的男学生背着双手，手上有一束鲜花。他正探头探脑遥望三楼灯窗。

显然是犹豫不决。

背后突然伸来一把小蜡烛，燃在他眼镜子前头。

小伙子吓一跳。

茉莉：“哈哈！”

岳静生：“茉莉花！”

茉莉：“晓得你会在这里！”

小伙子局促不安。

茉莉：“你不上去，这束花怎么送到我手里？”

岳静生：“人多。我不敢。”

茉莉命令似地：“跟着火炬走！”

她不由分说便在前头走了，高举一把小蜡烛，大步进楼。

岳静生急步跟上。

韩茉莉寝室

岳静生一走进寝室，便成了姑娘们炮轰的靶子。

一姑娘：“岳静生，老实交待！”

岳静生一见这阵势，心就慌：“交待什么？”

姑娘：“茉莉花提出毕业后回乡，你也说要回乡，什么用意？”

岳静生叫屈：“什么用意？不恋城市，恋乡村，国家提倡！”

姑娘们连珠炮：“是不是为了讨茉莉花的欢心？说！”“你狼子野心很可爱嘛！”“有花就送！落落大方是现代意识！大男子汉，干嘛躲躲闪闪？”

岳静生尴尬地向生日皇后献上花束，双颊红如猪肝。

茉莉：“姐儿们行个好，别戳他心肝肺啦！”

姑娘们：“哟，茉莉花你护他？”

茉莉：“我护他？我是看他可怜！肚子象只咸菜缸，蛮新鲜的话儿，硬要沤在里头一句句烂掉！”

大家哄笑。

岳静生臊得实在受不住：“我……我走了。”

他逃似地走出门外，但生日皇后又叫住了他。

茉莉：“站住！我还有一句话！”

岳静生：“你说。”

茉莉想了一会儿，恨铁不成钢：“你呀，真不象个男子汉！”

行驶在原野公路上的长途客车

并排坐着毕业还乡的韩茉莉和岳静生。

窗外，阳光耀眼，湖泊闪光。

岳静生：“你说我不象男子汉，我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老想这句话。”

姑娘乐：“是不是看我马上要到站了？再不吭声没机会了？”

岳静生：“有这个因素。”

姑娘：“你说吧。”

小伙子憋了好大的劲：“我说……我以后，会常常到你们三湾乡来看你的。”

姑娘：“就这句？”

小伙子：“就这句。”

茉莉：“没了？”

小伙子：“没……没了。”

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后座乘客纷纷投来目光。

岳静生不知所措。

驾驶员喊：“到三湾的，下车！”

三湾乡汽车站

韩茉莉提着大包小包下车之后，忽然又转脸冲车上喊：“岳静生，你下来一会！”

岳静生说：“车马上就要开的。”

茉莉冲司机喊：“老师傅，帮帮忙，我同他有句要紧话！”

岳静生急忙下车。姑娘泼泼辣辣把他拉到一边。

茉莉：“刚才那句话，我现在回答你。”

小伙子紧张：“嗯！”

茉莉：“欢迎你经常到三湾乡来看我！”

小伙子：“我一定来！一定来！一定来！”

茉莉：“不准空手来！”

小伙子：“什么？”

姑娘：“带一个富民计划来，怎么样？我们两个悄悄交流交流！”

岳静生听不懂，张大嘴。

姑娘：“我们三湾乡和你们四湾乡要友谊竞争，看谁先达到亿元乡！”

岳静生大惑不解：“茉莉花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又不是乡长！”

茉莉：“听着！这年头看重文凭！组织部同志不是找我找你都谈过么？我告诉你，你一年之后一定会当上乡长，我一年之后也会当上乡长！”

小伙子目瞪口呆。

茉莉：“老实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不当，而是怎么当好！我警告你，你要是走上领导岗位，再这么软不拉几三棍不出一个闷屁，我老同学饶不了你！——快上车！”

她一把推他上了车。

汽车远去。

小伙子从车窗探身：“茉莉花，我记住了！”

姑娘盯视着尘雾中远去的汽车，嘴角含笑。

三湾乡政府会议室

乡政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济济一堂。

年过半百的老乡长梁有贵吃力地读文件，一边读一边不停地

咳嗽。

旁白：“茉莉花的估计没有错。一年还差两个月，岳静生就担任了四湾乡副乡长。而三天之后，三湾乡党委也收到了关于回乡大学生韩茉莉的任命批复文件。”

梁有贵边咳嗽边念：“县委同意三湾乡人代会的补选结果，韩茉莉同志任三湾乡副乡长。”

会议室里没有预期的掌声。许多张脸漠无表情。

有人咳嗽，还吐了口痰。

茉莉的眼睛平静地扫过全场。

梁有贵推开文件，摘下眼镜：“大家晓得，我开刀之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县委一直同意我半休。三湾的担子，主要由韩茉莉同志肩了。茉莉花，说几句。”

茉莉站起来。

许多双眼睛低垂下去。

茉莉：“我心里很清爽，我不受大家欢迎。”

众人一愣。目光一齐抬起来。

茉莉：“选我的票数，勉强过法定票数，非常悬乎。”

众人不语。

茉莉：“我也同样很清爽，我之所以不受大家欢迎，不是由于茉莉花本人的缘故，是因为我妈。”

梁乡长默默地盯着桌面。

茉莉：“大家一定在心里嘀咕，茉莉花的妈做了那么多年的三湾人民公社主任，好事儿不多，臭事儿不少，如今世道变了，为啥偏偏又挑她的女儿来做副乡长？”

屋角里有人喊：“茉莉花，你多心了。”

声音孤零零的，响应者不多。

茉莉：“我想，我没有多心。今天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诸位把茉莉花的妈妈和茉莉花本人，区分开来。”

有人笑：“茉莉花，你眉毛眼睛都象你妈！”

茉莉：“希望我心不象！——我韩茉莉只有一个心眼儿：发展三湾！振兴三湾！好好儿报答三湾！”

“第二句话呢？”屋角里又有人问。

茉莉：“第二句话：今天传达的文件，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了。也就是说，我是昨天晚上六点三十分，知道我已正式成为三湾乡副乡长。”

她举起一迭厚厚的信笺。

茉莉：“我一晚上没睡，起草了一份三湾下半年的经济发展纲要。今天早上，梁乡长看过了这个计划。我现在建议，在座各位，今天研究拟定你们本部门的下半年工作规划草案，要求非常详细非常扎实！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送我办公室。小彭，我办公室准备好了吗？”

乡文书彭学敏：“妥了，就在梁乡长办公室隔壁。”

茉莉：“电话装好没有？”

彭学敏：“这个……”

茉莉：“明天早上之前请一定装好！”

彭学敏答应。

与会者面面相觑。

茉莉：“第三句话：我建议，会议就开到这里，各部门立即回去工作！梁乡长，你的意思？”

梁有贵好不容易才转过弯来：“我……我同意。”

众人在愕然之中纷纷离座。

会议室外

乡工业办公室主任施樵(27岁)走出会议室，步履潇洒。他敲出一根外烟，递给乡文书。

彭学敏瞧瞧烟：“施主任总是万宝路水平！”

施樵朝会议室歪歪嘴：“有何感想？”

彭学敏神态真诚：“感想强烈。”

施樵：“是么？”

彭学敏：“三湾乡要大变了。”

施樵想一想，微笑，显得城府很深：“说得有理，小彭，我也有这种感觉。”

彭学敏：“你是乡工业办公室头头。俗话说无工不富，韩副乡长要展三湾宏图，还不首先借重你这个高参？”

施樵喷出一口烟：“我会好好栽培这株茉莉花的。”

彭学敏：“你老几？说话口气倒象老乡长！”

施樵嘿嘿嘿笑得眉骨耸动。

梁乡长办公室

梁有贵刚想独自品口茶，便感觉到身后有人进门。

进门人站在门口，迟迟没有说话。

梁有贵：“什么事，茉莉花？”

茉莉：“我晓得，你恨我妈。”

老乡长不回答，咳嗽几声，自己给自己捶捶背。

茉莉：“那时候我小，念小学。可是，许多场面，我……我都记得。”

梁有贵掏出手帕，揩去由于咳嗽而憋出的眼泪。

茉莉：“我妈批过你。你头上有帽子，那帽子叫右倾。我晓得你恨我妈。”

梁乡长摇头：“不能说我恨你妈。”

茉莉：“我是妈妈生的，可是我妈没有生出我的思想。妈妈是妈妈，我是我。有贵大叔，你要扶我。”

老乡长：“我是个魔鬼。”

茉莉：“你的手很有力。”

老乡长站起来，倒背双手，踱了一圈。

梁有贵：“说我恨你妈，也恨，那会儿我抬不起头，走到哪里都有手指头戳背脊：老右倾！老右倾！是你妈亲手给我戴的帽子。可

是，要说不恨嘛，也不恨。”

茉莉注意地盯视着老乡长。

梁有贵：“真的，不恨你妈。你妈白天批我，晚上就敲我们，叫我别记她的恨。这你晓得吧？”

茉莉：“不晓得。”

梁有贵：“你妈说：梁有贵，你千万千万要认识自家的错处。你是公社干部，你一定要割好自家的资本主义尾巴。你不割好，我们怎么走领导全公社学大寨？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都是眼泪。”

茉莉咬着下嘴唇。

梁有贵：“我不恨你妈。你妈也是真心。真真诚诚犯错误。别说恨不恨，说可怜好不好？我可怜你妈。”

茉莉：“我也可怜我妈。我妈到死的那一天，好象才明白一点点。”

梁有贵：“你家房子那么破，你妈一点也不顾及。她倒真的一心扑在集体上，只是……扑错地方了。”

茉莉：“我妈……苦。”

梁有贵：“茉莉花，你不象你妈，大不象，没一点象。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放心，放一百个心，有贵大叔不会对你另眼相看。”

茉莉走到门口，出门时，又回过头，爽爽朗朗说一句：“谢谢你，有贵大叔！”

走廊

茉莉刚出门，便发现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拱着双手，默默站在门外。

她知道他。他是三湾电器总厂厂长费大明。

茉莉：“找我？”

费大明：“不晓得你顶事不顶事。你不顶事，我还是找梁乡长。”

茉莉一下子掀开门：“那你还是干脆找梁乡长吧！”

梁有贵办公室

费大明进屋，一屁股坐在木椅上。

老乡斜斜眼，不作声。

费大明：“乡里今天再不给我作主，我就在这里坐到天亮。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梁乡 长，你给我送饭。”

茉莉：“你这位电器总厂厂长，脾气猛如虎嘛。”

费厂长：“我一向胆小如鼠，不是到了绝境，我哪会给父母官难堪？我吃豹子胆了？”

茉莉：“说吧，看看费厂长的腰值不值得我来撑。”

费厂长手指老乡长：“问他，他全知道。”

梁有贵闷声闷气：“我不是不撑你腰。你想想，老费，你一厂之长，共产党员，乡里干部，你吞得下这八万奖金吗？你敢吞吗？”

费大明：“怎么不敢吞？我有贼心，也有贼胆！”

梁有贵咳嗽：“你胆大，我还胆小哩。”

茉莉：“是去年的承包奖不是？”

一点破题，费大明便激动起来：“茉莉花，你倒说一句公道话，这承包合同是我费大明瞎胡编的，还是甲乙双方一个字一个字斟酌的？奖金到底该不该兑现？”

梁有贵长叹一声：“八万人民币呀！”

费大明：“我也知道这是笔大数，我费某人好歹也是乡里的委任干部，能独吞八万？可是……”

河畔小路(黄昏)

韩茉莉与费厂长并肩而行。

费大明激动的叙述在继续：“……我厂长必须要这笔承包奖！不然，我费大明完蛋！”

茉莉：“为什么？”

费大明：“为办电器总厂，我请过客，我送过礼，我上上下下通过无数路子，我在财务上有三万元这种开支！”

茉莉：“非正常开支？”

费厂长：“完全正确！你想，茉莉花，八万元奖金要是兑现，我就能顶掉那三万开支，换个一身清白！另外五万，我个人一分不要，全部捐献给科研所！要是……拿不到这到八万呢？”

韩茉莉笑：“你说呢？”

费厂长不寒而栗：“要是上头政策一变，这也违纪，那也违法，定我个挪用贪污，我手腕上就不是这块海达表喽！就是铐子喽！三万元呀，大案要案！”

韩副乡长点点头。

庄稼地那一头，出现了韩茉莉的父亲。

父亲敞开嗓门招手：“茉莉花，肚子没饿扁呀？”

茉莉招手：“就来就来！”

费大明：“你先走吧。”

茉莉：“你当前生产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费大明：“技术力量不足。杭州来的一些星期六工程师，一个个都溜。给再多的钱也不来。是不是上头政策又收紧了？”

茉莉笑：“你是说，共产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费大明：“绝对不是那意思。”

茉莉拍掌：“我知道你心里就怕这个。怕啥？不怕！只要行得正，生产冒上去了，你怕啥？”

黄昏的风吹过碧绿的晚稻田，庄稼如波浪起伏。

稻田里，一对身着蓝衫的老年夫妇一边耘田，一边唱着悠扬的田歌。

蓝衫大伯唱：

抽了烟来跨落田，
面朝浑水背朝天。
十指一齐摸上前，
娘子呀，盼只盼
白露迷迷，

稻头莠齐，

今年又是好丰年。

蓝衫大妈笑盈盈接唱：

哎呀呀，老头呀，

要想丰年先扶秧，

要养毛猪先买糠，

要做陈酒先踏曲，

要养花蚕先种桑！

茉莉捧起田埂上的一只大肚瓦罐，扯嗓子喊：“蓝衫大伯，我借口水喝啦！”

蓝衫大伯：“喝！喝！”

茉莉咕咚咕咚一阵喝，抹抹嘴，瞅着发愣的费厂长，忽然伸出手，一掌击在他肩上。

茉莉：“拍板了！”

费大明：“怎么？”

茉莉：“这样吧！费厂长，关于八万元奖金的事，你今天连夜召开全厂干部大会，我来讲话。”

费大明一惊：“怎么讲？”

茉莉：“我是三湾乡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乡长，我想，我有发言权！”

费大明：“梁……梁乡长会怎么说？”

茉莉非常干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乡长！”

费大明：“明白了！”

韩茉莉家(黄昏)

一双白晰的手正在点燃两支红蜡烛。

陈旧的黑漆八仙桌上摆开了祭品：咸猪头、贴着红纸条的活鱼、杀白的鸡。

韩茉莉的姐姐韩杜鹃(27岁)正在祭奠亡夫两周年忌日,手臂抱着两岁的儿子李灯灯。

韩茉莉进门的时候,正瞧见这一幕,不由心尖尖一紧。

父亲笑咪咪:“哎哟大乡长回来了!”

茉莉:“阿爸!”

父亲:“杜鹃花,你那一套,快弄快收场,别冲了茉莉花的喜。”

杜鹃低眉说:“这苦日子,又不是我定的。”

父亲:“咳,乌鸦喜鹊同枝头,又是悲又是喜,真憋气。”

茉莉:“阿姐,我帮你!”

说着,便帮姐姐张罗起来。

供桌备齐之后,茉莉退后一步,冲脸容瘦筋筋的姐夫遗像,规规矩矩三鞠躬。

姐姐:“烦劳你了,茉莉花。”

韩茉莉卧房(白天)

床边,一只手撒着图钉。

几幅抽象图形的体现力度的人体画被图钉撒上粉墙。

父亲显然对二女儿的欣赏标准不满意:“啥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眼睛眉毛都没有!”

茉莉:“眼睛眉毛没有就对了,你看到的是肌肉,是力,是一种气度,对不对?阿爸,你绝对有欣赏能力!”

父亲:“墙上要挂东西就挂一张,你妈的照片。小时候你妈多喜欢你。别挂这种城里人挂挂的东西!”

女儿:“我觉得我象城里人。象不象?你说,阿爸!”

她摆了一个服装模特儿的台步,随即大笑起来。

父亲:“忘本的东西,杭州读了四年书,就浑身浑脑文皱皱了。水莲花也这德性,杭州刚当了三天小保姆,就对我说:阿爸,我原本就是杭州人吧?是不是你进城捡破烂把我捡到乡下的?”

“啊哈水莲花太妙啦!”茉莉拍手,“这种感觉绝对不错!八万亿

农民都忘了本，才叫社会进步哪！”

床上，小灯灯哭起来。

“你看你看，真是野姑娘！”做外公的赶紧抱起小孙子，“别哭别哭，这个野阿姨不乖，吵醒你了吧！”

茉莉：“阿爸，我来抱。”

父亲：“我抱得比你象。”

茉莉：“你也不容易，又当外公又当外婆。”

父亲：“我说，茉莉花，我要等到啥时候再当一次外公？”

茉莉想一想，又笑一笑：“早呢。”

父亲：“你是乡长，还不容易？全乡的花名册颠颠倒倒翻！”

茉莉：“不要瞎七搭八，阿爸。”

父亲却越是认真：“最好是个倒插门。三个女儿，我排过，你是乡长，有威势。只有你有条件找个倒插门。这份家，该进个男人喽。”

茉莉：“想女婿想疯了？”

父亲：“茉莉花，都说你野，你也野到正路上嘛，先野个毛脚女婿来看看嘛！”

“会有的会有的！”茉莉点一点抽象人体画，“有肌肉，有头脑，就是眼睛眉毛没有。真的，阿爸，我还真不晓得你的二女婿到底什么眼睛什么眉毛。”

父亲：“抓紧，上点儿心，茉莉花！——来，还有件事！”

黑黝黝的灶间

父亲举起手，指着发烂的屋椽子和漏着天光的碎瓦，连连摇头。

“靠你了，茉莉花。”父亲声音打颤，“你当上乡长，我真是开心。靠你了，茉莉花！”

茉莉：“阿爸，把话说透亮点！”

父亲：“阿爸的意思，还不透亮？你自己摸摸这松不拉几的墙，你看看上面的木椽子哪一根不烂？”

茉莉抬起眼睛打量。

父亲：“我要修新房子！人家富的，三层楼四层楼地盖，啥茶色玻璃，啥电视天线塔，比皇帝还皇帝。他奶奶的就人家该升天？就你阿爸该受苦？就乡长的爹该馋巴巴窝在角落里眨眼睛？”

茉莉不表态。

父亲：“不行？违反你们共产党法律？”

茉莉：“哪来的钱？”

父亲：“乡长就是钱。”

女儿：“没那么简单吧？”

父亲：“乡长没有钱，太阳出西边！这年头的事，不能瞒乎得了我？又不是你妈当公社主任那年景，一说盖间房子，你妈就瞪我：你这个修正主义，你想做赫鲁晓夫？”

说得女儿笑起来。

茉莉：“可怜的妈妈，也真是！”

韩茉莉房间

杜鹃把睡熟的灯灯轻轻放到小枕头上。

茉莉进屋，关上门，忽然一把拉住姐姐的手，跳华尔兹一样跳起来。

杜鹃：“野姑娘！疯姑娘！”

茉莉：“阿姐，真高兴坏了！”

姐姐：“不就是个副的嘛。”

茉莉：“副的，也是乡长嘛！还让我主持全面呢！”

姐姐凝视着妹妹的眼睛：“你真那么快活？”

茉莉：“我能大干一场了！”

姐姐叹口气：“不过，我也没想到，你回来一年不满，就能当上乡里的父母官。”

妹妹：“我可是想到的！没毕业的时候，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就来考察了，问这问那，问得我晚上都睡不着。”